

# Love At Goon Park

## 孩子，怎样爱你才对

普利策奖得主

[美]德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著  
江水东○译



宝宝哭了，抱还是不抱？

• 一段跨越世纪的心理学之争 •  
为所有孩子带来最正确的爱

# Love At Goon Park

孩子，  
怎样爱你才对



[美]德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著  
江水东◎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0年第32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孩子，怎样爱你才对 / (美) 布卢姆 (Blum, D.) 著  
；江水东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8  
ISBN 978-7-5470-1174-4

I. ①孩… II. ①布… ②江… III. ①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7610 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字 数：148 千字  
印 张：13.75  
出版时间：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旭  
特约编辑：黄珏苹  
装帧设计：大理設計工作室  
内版设计：付 楠  
ISBN 978-7-5470-1174-4  
定 价：36.00 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024-23284448  
E — mail：vpc\_tougao@163.com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听说我写的书要出中文版了,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愿意应湛庐文化之邀,说说我在写这本书中所获得的教益。很明显,这些教益是关于爱的,尤其是关于亲子之爱。

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还小,小的五岁,大的九岁。尽管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明确讲过,可实际上这本书是为他们而写,也因他们而写。现在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读高中,一个在念大学。

大家也看到了,我是个职业妈妈,一直都在工作与孩子的需求之间寻找着平衡点。他们需要爱、需要肯定、需要妈妈一直陪伴在身边

的感觉。我希望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变得坚强，能够自立；我希望他们内心能够感到踏实；觉得家就是一个安全的天堂。我相信这两个目标，他们未来的独立性和现在的安全感，是齐头并进、缺一不可的。

如果大家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也正是哈利·哈洛（Harry Harlow）教给我们的父母之道。爱即意味着工作，需要日复一日、一砖一石地打造爱的基地。付出时间、倾尽耐心，其结果必然是身强体壮、充满爱心的孩子。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关系造就我们”，我的朋友，加州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如是说。

《爱的本质》（*The Nature of Love*）是哈利发表的一篇具有根本意义的论文，至今仍是美国心理学家所做过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演讲。它是一个转折点，让心理学能够从我们彼此关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能够让我们看到大家都是生活在相互关系的细密的网络之中。他的能力，超越了职业的局限，使人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人际关系的本质。

不过，如果心理学家们真的抛却生活中的阴暗角落，我相信，大家不会如此深刻地理解爱的重要性。哈利以及其他心理学家引导我们去了解生活中到底什么才最为重要。他们为我们照亮了道路，让我们看清了母亲与孩子之间最根本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建设性家庭与破坏性家庭对于孩子不可思议的影响。

心理学家们还对良好的朋友关系能否弥补不称职父母所造成的创伤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疑问：如果养育我们的父母让我们感觉被抛弃，我们还能否成功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哈利以及其他心理学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最为理想的关系建立在善意、付出、聆听以及玩

要和娱乐的心态上。

不计其数的心理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已经验证了哈利这种开创性工作的正确性。他们所用的细致入微的方式是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高科技方式,通过验证神经刺激反应或者基因的变化来验证触碰能够改变感情的说法;而且不计其数的父母,也和我一样,会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他们理论的正确性。

希望大家能够发现书中的那些故事都是令人沉醉的,而且至关重要。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抱一抱自己的孩子、朋友、妈妈、爸爸、姐妹或者兄弟、丈夫或者妻子。他们需要拥抱;你也需要拥抱。



一个白色的房间里，两个人正谈论有关爱的内容。其中一个身材挺拔，穿着裁剪考究的西装。另外一个看起来没那么优雅：身材瘦削，黑色的头发，稍微有一点驼背，架着一身宽大的实验室工作服。周围的光线有些昏暗，两个人的声音听起来也有些空洞。房间里冷得好像有些发亮，旁边的工作台擦得干干净净，闪烁着冷冷的光泽。在荧光灯照耀之下，金属与玻璃器具都闪着淡淡的蓝光。在这种以实验室的寒冷为主基调的背景下，这两个人给人一种超越时空的感觉，在他们荒唐的对白中，柔柔地充满了诗歌、情歌、星夜以及白日梦的内容。

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此时正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当时没有哪个人会在实验室里谈论爱。即使是那些终生研究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家，他们也不想把这些脉脉的温情与那些图表以及测量工具放在一起。实验心理学家多年以来一直拒绝把爱的概念作为研究题材，而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也清楚地表明了立场，认为含糊不清、多愁善感的情绪只能充当小说的素材，在科研报告中没有它们的存身之地。

由此看来，这个穿着实验室工作服的小个子男人竟敢谈论这样的内容，真的不啻于拿职业做一场赌博。他真的是一位实验心理学家，是一位固执的、不修边幅的中年研究人员，他的名字叫哈利·哈洛。他认为心理学的理论是错误的，而他又不惮于告诉别人他的观点。作为来自艾奥瓦州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他说起话来出人意料的直率。已经有人告诉哈利，让他修正自己的语言。

人到底需要离得多近才能与他人建立起人际关系呢？哈利喜欢问这个问题。问的时候，他拖长了声音，带着善意的调侃。7 厘米还是 10 厘米？15 厘米可以吗？他的同行已经告诉过他，这样的嘲弄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他不喜欢亲近这个词儿，他大可选择其他的科学名词。表示亲密关系的科学词汇还有很多，为什么一定要让“爱”这个词儿挤进来呢？

那个穿着考究西装的人名叫查尔斯·科林斯伍德（Charles Collingswood），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资深记者。站在镜头下，他看起来威严而魁梧。相比之下，哈利看起来个头矮小，套着随意的实验室工作服，这让他看起来像是又矮了一截。他的声音稍微有点尖，与科林斯伍德低沉的男声相比，听起来更加柔和一些。

在音乐声中，哈利肯定地告诉我们，以往我们总认为情感是“无法

定义、无法测量”的，但现在可以了。听着他的话，我们甚至开始相信爱可以像液体一样倾倒进量杯里。节目开始的时候，科林斯伍德拿着一只猴子站在那儿。这是一只大眼睛的猴崽儿，头上覆盖着天生的莫霍克<sup>①</sup>式的毛发。像蛋托上的鸡蛋一样，它窝在科林斯伍德微握的手里，爪子扒着他的手掌边缘。不管怎么说，哈利是一位灵长类研究者，在新兴的以研究猴子的行为来了解人类的科学研究中心，哈利是个先驱人物。

“现在，科林斯伍德先生，如果你吓唬一个小孩，他跑去找妈妈，妈妈安慰了他，他的恐惧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的安全感，这个时候，难道您还不承认孩子爱妈妈吗？”他用那种诱惑人的声音问道。

“肯定爱。”科林斯伍德先生漫不经心地答道。肯定爱，当然了。当家长的手臂把孩子搂过来，心贴心抱着的时候，难道还会不相信，爱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避风港吗？但在哈利那个时代，不知有多少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反对这样的观点。在心理学领域，爱就是烟雾，是镜子里的影像，是狗屁，当时的确每个人都跟哈利这么说。实际上，要在镜头中挑战当时心理学流行的专业标准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也许比 CBS 电视台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节目播放了一段威斯康辛大学的实验录像。科学家放出来一个机械怪物，高约 20 厘米，看起来像是外星人与两眼放光、长着一对黑色翅膀的恶龙的杂交后代。“它看起来像个恶魔，”科林斯伍德说。“小猴子也是这么认为的，”哈利回答。就在他说话的时候，那些小猴

---

①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译者注

子看到了这个吓人的家伙，马上腾空而起。

他们腾空而起的样子就像导弹，形成了一种孩子扑向母亲的完美的弧形路线。看呀，哈利说，嘴边带着笑意。两个人静静地看着。哈利不需要做任何补充，他也清楚这一点。他可以让这种关系自己说明一切。孩子奔到母亲，就像射向心脏的箭。这信息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威力，能够让人明白，为什么挑战具有 50 多年历史的科学教条是一件很值得一做的事情。

## 前言 / 1

第1章

什么时候应该亲昵宠爱，  
什么时候应该纪律严明

· 3 ·

第2章

应该把孩子看做一张白纸，  
还是一张格纸

· 31 ·

第3章

为什么聪明妈妈有个笨孩子，  
笨妈妈有个聪明孩子

· 49 ·

第4章

**母乳和妈妈的拥抱，  
哪个是孩子成长必需的条件**

· 63 ·

第5章

**什么时候应该随叫随到，  
什么时候应该保持距离**

· 91 ·

第7章

**妈妈和爸爸，  
谁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更好**

· 143 ·

第6章

**父母和朋友，  
谁教出了孩子的好人缘**

· 123 ·

第8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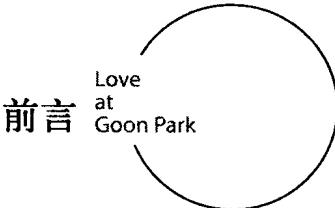
亲生父母一定比其他人  
更会爱孩子吗

· 157 ·

后 记

爱与伤害的交织

· 194 ·



早春时节，亨利维拉斯动物园里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到处可见乌黑的枝桠和灰蒙蒙的地面。中西部偏北的这些地方，冬天仍然迟迟不肯离开。已经是四月天了，枝头的蓓蕾才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绿意。绿色的草地早被冰雪霜冻摧残得只剩下米黄色的草茬儿。凛冽的寒气把动物们闹腾得不得安宁：两只狮子在围起来的林地里走来走去，一只灰熊在岩崖上徘徊。不管怎么说，这个动物园不大，走得快的游客从爬行动物馆走到猿猴馆也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而这差不多就是这个动物园的长度了。

我本人是个猿猴迷。脚踩在冰冷的地上，声音有些空洞，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转到猿猴馆这边来。我喜欢站在那儿欣赏长着蓬松大尾巴的疣猴，它们优雅的身姿就像毫无重量一样，直到孩子们过来把我拖走。很多人认识了我，因为我多次大声纠正游客的错误，他们总是跟自己的孩子说黑猩猩是猴子。不过，令我最为着迷的还是猩猩，着迷于它们那沧桑的面庞，一如亘古岩石般青灰色的面容，

还有那强健的身躯，以及深棕色体毛覆盖下隆起的肌肉。哈利的灵长类研究就始于此地。今天，那两只老猿早已不知所终，随同消逝的还有那旧式的猴笼。哈利本人也在差不多 20 年前就辞世了。然而，在我今天来到这里时，我总觉得他的魂灵还在观察着猩猩们饱含深意的一举一动，还在感受着人与猿之间最初的那一点点牵连，同时我也意识到铁栏后面的动物也同样在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把我带回到这家动物园的是子女和那些爱着他们的或者对他们毫无感情的父母之间的关系。第二本书写完几年之后，我与《琼斯母亲》(*Mother Jones*) 杂志签约，为他们写一些有关被遗弃儿童方面的文章。

我需要置身于那些被父母抛弃，困惑而忧伤的孩子们中间。当我研究亲子关系到底有何力量时，我开始想到其他不知名的英雄们。我终于明白，哈利的研究迫使我们去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生活中各种亲情关系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一本书的写作，就像是一段长途旅行。在这本书里，我的确重新探讨了有关灵长类研究的一些道德问题，但这些都比较简略。它更像是伴随科学家所做的长途旅行，像是一次对人际关系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的探索。

我站在猿猴馆里，关上玻璃门，门外是慢慢消融的积雪，心里思考着那些基础知识。我观察着猩猩们石器时代般古老的面孔，思考着我们该如何来了解爱这种情感。动物园的猩猩添了个小宝宝，母猩猩抱着它，心贴着心，好像一松手就会违反自然规律一样。也许科学最终会与人们的常识吻合。也许问题的答案就像隔着玻璃看到的情景一样简单：猩猩母子靠得如此之近，它们的两颗心在一起跳动。



Love  
at  
Goon Park

第1章

## 什么时候应该亲昵宠爱，什么时候应该纪律严明

**孤** 儿院里那些令人灰心丧气的、令人不敢相信的、令人惨不忍闻的事情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他们是儿童杀手。

他们一直都是儿童杀手。18世纪欧洲的文献记录得很清楚。佛罗伦萨的一家孤儿院，在1755—1773年，共接收了15 000名婴儿，但2/3的孩子没到一岁就死掉了。大约同一时期，由于西西里的孤儿院死婴太多，附近的居民甚至建议在孤儿院的大门上刻上一句箴言，“此处公费杀害儿童”。

据 19 世纪美国布法罗市（Buffalo）收容鳏、寡、弃、幼的圣玛丽救济院记载，1862—1875 年，该救济院为 2 114 名儿童提供了容身之所。超过半数的孩子在一年之内就离开了人世，大多数幸免的儿童都是有母亲陪伴在身边的孩子。“这里的婴儿都是人工喂养的，尽管我们在食物、通风、清洁卫生等方面给予他们尽可能的关怀和照顾，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死掉了。”

尽管如此，婴儿、蹒跚学步的幼儿、学龄儿童甚至青少年还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些孤儿院。在这些孤儿院里，每当一个孩子死去，都意味着为下一个孩子腾出了地方。

## ◎ 孤儿的死亡率是 100%

孤儿院里的医生应对着一浪接一浪的传染病，他们对此不明就里。孤儿院里霍乱如洪水一般泛滥，同样肆虐的还有白喉、伤寒以及猩红热。可怕的痢疾是一种慢性疾病，这使得孤儿院里经常弥漫着大便的臭味。想要把这些粪便冲洗干净是徒劳的，因为缺少铺设水管的工人，没有热水，甚至连肥皂都不够用。当然，在抗生素和接种疫苗不知为何物的日子里，在没有发明氯水和巴氏消毒奶之前，感染横行的地方并不仅限于孤儿院。在美国，1850—1900 年出生的孩子，有超过 1/4 在 5 岁以前就夭折了。不过，孤儿院是各种感染和传染集中爆发的地方。从表面上看来，孤儿院培养细菌的效率可比养育孩子的效率高多了。儿科医生可以给你讲出许多发生在孤儿院里的可怕事情。

1915 年，一位名叫亨利·蔡平（Henry Chapin）的内科医生向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Pediatric Society）提交了一份报告，题目